

四部叢刊

卷一百一十九

子部

149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歐陽文忠公集

二

居士集卷三十三至卷五十
外集卷一至卷十六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糶倉知秦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旣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逢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
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爲此一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此字無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
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
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
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
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日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此字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

城一作鎮雙歸山揚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堯臣宣州人也自此無其家世頗一有能詩而

從叔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間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
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諛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對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